



雲黃集

文

拾玖



雲黃集卷五十七

穆陵傅國鼎卿著

文

庚午 上

戴子詩評序

六經皆障于傳注而其真不可見也詩尤堪絕倒孔子之說詩謂其可以興觀群怨孟子之說詩謂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千

古說詩鼻祖矣試想其所謂可所謂得者
於言內乎言外乎訓故昉小序與仲梁氏
懷仲梁與孔子同時宜其說最爲得真不
知史漢何以皆佚不載而首魯齊韓三家
於三家又獨主魯曰齊燕之傳或非本義
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是時毛詩尚未立
也毛最後出自謂子夏所傳然訖西漢亦
未見有小序至范史傳衛敬仲始云敬仲

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言傳于世則今相
傳小序爲子夏作者是耶非耶果風雅之
旨否耶要之漢去聖未遠序說或昉仲梁
以來承國史舊聞薪火遞嬗敬仲鳩次成
之誼據有自合者宜多北海箋傳所從來
矣然踈畧謬妄之疑猶紛紛焉繇是二南
之聖賢國風之先後二雅之小大三頌之
南魯幽風之上下千載聚訟悠悠未決魯

詩且三百一篇無豳風無魯頌以魯風次
二南矣諸義不一切贅乎劉子駿辨議立
左氏毛詩諸博士皆不月置對王子子雍規
北海數百千條說者謂北海以三禮之學
箋詩是惡知詩意固知北海一派未盡然
也魏晉間魯齊韓三家浸微北海遂獨爲
宗亦若有幸不幸焉吾惡能知其正冲
遠義者雖統會諸儒也異家然其大指

樂不能外北海臆決考亭生千百載後乃
獨力戰序說而去之爲集傳一書曼然與
北海不相蒙學士功全奉之自童習至白
紛暖妹無二遂不復知宋儒以前故有傳
注則數百季考亭獨爲宗而北海席捲矣
經怪孔子之聖作春秋尚不能不據魯史
卽是五郭公之細亦未敢輒定考亭廢序
而傳不源何流總之漢儒主事而詩不顯

事也宋儒主理而詩不顯理也孤寄起於
偶觸妙寓託之繫表無達語不可以言言
也有別趣不可以解解也其人與其不可
傳者而旣往矣拾殘脫於臭朽蟬斷之餘
俛俛覆射楚望之夢不可尋也張霸之贗
密售不常之亂互乘秦女楚珠何在郢書
燕說相襲至說五字之文二三萬言而詩
之真愈不可見矣竊以爲此皆障也不足

狗亦有超而上之直尋詩人之本真可耳
則余季友繡木戴公忠甫詩評得之諦觀
公詩評亦不着北海一派亦不着考亭一
派盡鏟落一切箋傳弟就經文稍一拈出
其情景依稀風神隱躍之致寂寥一二語
便了亦有絕不着語者以之涵泳諷誦數
過覺言外之趣悠然可想遂若身與其人
往遊於數千載之上情性之爲溫厚和平

音節之爲安樂怨怒哀思世之爲治亂興
衰氣象之爲優柔委曲爲明白正夫一一
不啻胸自勃鬱頰自流溢使人爽然以失
躍然以起投袂擊節乍啼乍咲恨向來積
受障於傳注而不能得者今乃得之忠甫
於若有言若無言之間有如馮照向者懸
忖默度依約長短肥瘦之間若求其肖未
可必也公直呈其本來面目輕點飛拂而
精神色態便奕奕生動如欲咲語矣何也
彼隔障而傳其似此去障而現其真也蓋
自孔孟說詩後二千季無此鮮矣毛詩晚
出而齊魯韓三家盡廢吾亦見公詩評一
出北海考亭諸家盡廢繡水獨爲宗也公
學無不包才無不具匡濟大畧亦自淵浩
微獨經術渝州之後不亡一矢收千里故
疆縛叛酋

闕下如折筮正如杜當陽平吳不過武庫中
土宜顧久滯藩岳未得大展其於興觀群
怨之境蓋稔歷之今日之詩評其評三百
篇耶其以三百篇自評耶其有感於三百
篇之皆寓耶其有寓於三百篇耶觀者當
自得之

祭張昌樂

嗚呼天之不可知也茫茫千古迄無定論

天道無親當與善人則似有天七十子之
徒仲尼獨稱顏淵為好學而卒早夫東陵
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橫行天下
竟以壽終則又似無天今以公之死推之
則有天無天之說似又皆未足以盡也余
於公有世講兄弟之誼然唯是千里神交
付之汗漫向未得接半面交一語也比公
來令營陵去余家僅兩舍而遙然麋鹿之

跡向絕人間亦不知今營陵者吾世兄弟
也既虜騎薄京師中外孔棘風吹路斷詎
言乘之謂賊且以某日某日發取其城某
城遠近震怒爲城門盡閉吏道競以武健
嚴酷爲愉快勝任桓東如積不能無崑炎
之慘人心滋恟懼不寧挈家流徙者十室
而九老弱纍纍山谷間苦所在皆屏逐不
納哀鴻蒼蒼山中之人始知人間有如許

異事矣問之則獨昌樂城門不閉如平時
其令視民如傷累無疾色厲容如春風澹
物他境迺者皆望昌樂爲歸若窮子之趨
慈父矣蓋此一時也齊四境皆水火而昌
樂華胥也諸邦大夫皆斧斤而昌樂梁肉
也余方著外史每從田野間靜觀當世人
物心私異之謂此必有大略者披仕藉始
知爲吾季友春符兄之兄也愈益喜謂世

譜中文又得此一名世矣於是始以書通公
具道其嚮往則又得公文辭之華敏異妙
之遺逸其後兒輩論秀入郡又一瞻望公
顏色於稠人中歸來具道公為人其精神
如翔海之鶴其因應如走盤之珠又季尚
未艾騏驎少壯一日千里一一與向來所
想望於公者相副是向者有死法哉方擬
毒執稍衰秋風畧爽一騎過公暗語從悉

吾泰符起居益叩經綸玄著而不諱之傳
忽聞之道路蓋恫焉駭焉而不敢以為然
也亟偵之良然且聞其病也昌樂之民無
不為設醮焚香祝神祝天求以自身代以
千人代以為其邑億兆人之天不啻自為
其父母於其卒也昌樂之民無不為齋僧
誦經求超公塵劫度公佛界以少展其無
可奈何之愛且報不啻自喪其考妣吾邑

之民亦相聚而咨嗟憤惋曰天安在哉余
為揮淚曉之曰若未見柳子之論天耳天
地大果歟也陰陽大草木也人也者果歟
之虫蛆草木之蝎蝮也故有能殺人而衰
臧其種者有功於天下者也宇人而蕃息
之者天地之健也今公乃大庇昌樂又能
以餘蔭為異境之風雨遠廬若此則昌樂
之無寃殺於不辜而熙恬樂育以遂其生
而蕃息可知也倘不卽死而進而衡

廟堂之是非可否於赤墀又進而當昌司大

任以管天下生民之命其必且為天下之

夏屋為懸解使天下普遂其生不至橫被

寃殺而蕃息可知也如是則人之為種

將日蕃而為天地陰陽之虫蛆蝎蝮者益

多矣公之為天地之健也不益巨乎故其

急奪公以去夏不少留公人間以俟公之

有成也不欲崇讎以自滋其蚩蛆蝮騰耳
天之爲天亦虛矣爾輩乃疑且恨於天之
安在也癡哉於是邑人之咨嗟憤惋而來
者皆相顧大笑曰噫天意固如是乎而後
乃今知天

賀張諫議馮棐典試還朝序

崇禎改元之三季兮庚午復當論士於鄉蓋
上龍飛作人之首科也齊魯故文教管倡地

如此技其天性尤天下所眎爲星之手杓
夙之類未齊群踴雅化者

穆然深惟重之

命吏垣分宜張公偕尚書兵部郎上海王公
來典試事旣竣得來生儀等八十二人以
報余方有幽憂之疾乍聞之不覺躍然而
起曰此世運之衰而更隆元氣之弱而更
振

國祚中興

宗社萬季之一大轉機矣。林氏或先公之

宜賀先是余友劉君

言文運之近敵可畏也

為而人之精神內

風若

文章世運之先

見者也可憂乎不其於目中

所閱人一切

寡可顧亟稱其門人來生者才曰此子猶

自風澗大雅作唐人初盛調顧數試數不

利得無時為之乎謹候之若此子得志則

世猶有豸

公仰體新

夫子一切與天下更始至意果衰然以來生

為舉皆則其八十二人者不問而可知其

皆來生一輩人也是不一轉盲風淮雨之境而光天化日乎木一轉鬼嘯龍啼之音而于唱喁和乎不一轉蕭蕭颯爽怨之氣而渾厚和平乎天下之理必求端於士行博厚人文昭明說猶却之天下之理有不在進一君子而衆君子從之者乎天下之亂有不在進一小人而衆小人從之者乎言者心聲而文又言之精者也有以夫人與

文之不能畸分也文中之迷析矣猶者之文急以怨狂者之文怪以怒娥人之文碎夸人之文誕鄙人之文淫貪人之文繁淺人之文捷詭人之文虛小今之文傲而治君子之文謹而典固知爲中晚調者必傲而治一輩人也爲初盛調者必謹而典一輩人也是時能爲文乎文能爲時乎中晚之文進卽中晚之人進而時之繇隆而之衰繇強

而之弱也為傲治之文者為之也初盛之
文進節初盛之人進而時之衰而更隆弱
而更振也又能為謹典之文者為之也夫
嚮者來生一輩人之不利也是為傲而治
者陟為謹而典者潛君子道消彼蓋世運
之一剝機也今來生一輩人之始進也是
為謹而典者拔為傲而治者棄陰消陽長
余以為此世運之一復機也將天下之人

見齋魯之所舉士如此也洗然而精神耳
目為之一變知向之為傲而治者非也轉
而化之謹典如玉衡始建於昏翳迷茫之
中青蘋微動於畏佳窟兌之際能熊若若躍
颯然入人寰寓茲是知所嚮矣吾見滿朝皆
君子而應鳥且化鳩鳴曰懷我靡謂茅茹彙
征三陽並進世運之至小機此方其初九耳
正如日之已斜而再出人之已老而返少

無疆之休其可量也哉始信世運之爲中
晚爲初盛匪時爲之人爲之人之厭初盛
而躡中晚返中晚而復爲初盛匪人自爲
之取人者爲之耳吾故曰此世運之弱而
更隆元氣之衰而更振

國祚中興

宗社萬季之一大轉機也赫哉張公之功昔
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孔子曰齊有

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
產乎孔子曰非賢之能爲賢而薦賢之爲
賢也鮑叔爲管仲子皮爲子產矣敢於今
日預爲張公拈出之令異日次我

明之管仲子產者知尋其本推

中興功自公始也

聖黃集卷五十八

穆陵傳國鼎卿著

文

庚午中

祭張開封嗣憲

嗚呼當兄之往守開封弟送兄沂源谷中
也野亭壺酒相留連竟日不能分前旌趣
日暮無宿處強發與我携手野步數里不

知有山石之犖确弁棘之鈎帶也抵沂水
濱始不得已呼馬解携又不能分並馬立
語水際者久之兄揮淚而西我揮淚而東
各回首相顧兄既渡水我亦過山顧望漸
不能見不覺皆失聲慟哭聲猶東西相聞
也已漸遠哭聲亦漸不能聞我知我之哭
愈慟不知兄之慟何如也其夜行三十里
抵崔家峪作惡甚引小扇短述志之其一
云送君沂河岸淚滴沂河水相思沂河長
共君行千里其二云不能與君別臨別重
執手知此別重晤兩人各健否其三云屏
却雙鹿轡與君且班卓淚點夕陽色雙隸
不可道旣成吟味數過轉益悽絕愀然覺
吾兩人此別無再見期矣蓋此時魏瓘方
柄事吾輩人自危意旦夕不可知故吾兩
人此別非常魂銷也雖心事之所感者異

然過悲且出守者與送守者之別也未
應若此豈非機神已覺節彼時之暫離為
此生之未訣如元白兩人洛下之別乎別
後時枉手札道相思殊苦又老境不堪屈
首後生一意謀歸而弟乃不能斷却世俗
之見謂已時清

主聖君子道長便可需次節鉞何事睠懷松
菊不意溘然遂及大故誠知其若此當夷

猶水際時悔不卽挽轡不放別當手札商
歸時悔不卽賦招隱要兒猶可得一再聚
首承頌兄心事於未了也嗚呼往矣嗣窻
何不更為我一回顧耶任我伏柩慟哭不
聞耶弟生平交人多矣或以文章合或以
經濟合或以氣節合或以品格合或以玄
理合自世上漫漫五交僞合之外其於此
身臭味復有此五交自謂神物之合真合

矣然多在遠不能密近而密者又或不能
不用卿不作我最其相與以無懷葛天相
忘以子桑子友肝胆盡寫形骸都捐有時
晚帽露頂有時入廁登床有時分艾折枝
有時枕臂加股燕市之酒汴京之花曼院
松風沙村水月酣暢則斗轉河斜揮霍
則雲飛劍吼慷慨則風雨鷄鳴慰藉則泥
塗蘭馥袒枕六博則累塲負未償之進

空拳自戰則尺筭賒主不和之篇爲四時
鵲爲晚歲孤松爲零陵時雨爲蕭丘夜燈
貌與心兩密室與人不隔則在平生五合
中兄尤爲轉運之崔群矣記送兄白沙小
別有五交吾閱盡難捨爾情真少之句亦是
此意然彼時旦夕不捨者今終天捨矣從
此形影自憐心跡兩孤有唱誰和有懷誰
語有急誰援有迷誰指風清月朗徒放玄

度之思雪夜花朝莫命子戲之駕鶴視
胸沂之間萬壑千峯都覺黯然無色不能
再遊五龍五水舊題手跡空懸祇增悲
不能仰視嗚呼來日無多故人漸少上季
一年之間哭方周埏哭葉問義哭邢嘿
哭高縣園平生真契徂落殆盡逼除有以
兄不諱聞者強自疑詫不信戲歲後有自
東里至者具云兄靈輜已抵舍矣嗚呼悠
悠斯世寧復有交游哉以歲之在蛇遂一
老不遺若此仰天一號萬感交集雖悠忽
僅存而意味都索不能不為慟然不能為
慟矣昔白江州哭元微之就以別詩哀詩
數首附奠云始以詩交終以詩訣今余與
兄亦復如是顧安得復命棋一局再決師
弟子花間一掀髯長笑耶嗚呼秋夜洛陽
明月獨照張八廡舟吳郡浮雲誰寄沈長

尚饗

已未旅燕邸無事日與嗣憲相賭以勝者師負者弟子

王太學音奇死傳

王太學名之都家臨朐西南九十里白修山中山中人皆字呼之曰康岐世樵隱不知儒父幹以與夫已氏同里而若獨以豪故世爲長雄已跪起受約束積不能忍銳激太學儒廣延名師友訓鑄之太學亦刻意自立至負笈數百里受經數季不歸也

於是太學遊諸生矣山中故無諸生叛見太學側注絲衣門多長者車轍已洒然慕嚮之矣太學家又稍饒歲時好施予山谷間山谷故陜隘寡民少穀易爲德往服屬夫已氏者皆去歸太學稱譽之則若執已奈不能豪太學音復不能亡宿卻輒改步不爲下對人語數數侵之或阡陌爭桑相涉稍駕石出其上矣若大恚憤不能平然

無可乘默默獨與其甥故縣給事某甲亦
以與太學積怨故兩人相引繩批根挿血
盟李衛公祠中日夜謀所以中太學太學
不知也比太學遊諸生又倦筆研以三季
前謝諸生遊太學初援參軍例當補參軍
選已復薄矣軍例不就改援別駕例當郎
以今季二月謁選別駕行有日矣兩人謀
益急忍心太學遂薄遊天際去不復能即業

造謀要路毆之以沮其行弗令得選而妖
黨之禍起先是萊人元光胤避家難來隱
白修谷中距太學居僅里許元故以力
舉千斤人皆號為大力名聞燕齊間良矣
太學固雅耳謹之既在此隣誼不能不具
賓主間一會飲食會當事疏捕妖黨人或
妄意大力兩人私自喜可借以及太學未
發也會招遠遊賊董大成敗而遁入蒙陰

為跡者所縛以獻青丘使柴公道徑此兩人兩人益喜定謀佯為不相知者各先後厚飲食董加重賂焉令引太學為謀主以動柴公柴公隱之不言第論大成如法陰使人微太學何如人兩家已偵知之賂其人使反報實如大成言訖三易使詞皆一柴公方徘徊未發也而元光胤者先已為其郡兵使戴公羅入幕下為游徼適以戴

公自從步騎數十人西捕妖黨入白修山中日暮無主人以舊識故寓宿太學其明日太學使族子一人道守大力諸騎徧按山中諸巖洞跡賊也於是若遂借以發難連飛騎報縣道謬稱太學及大力發兵反據破丘白修一帶山隘矣柴公卒聞變大驚又適與前言合意不能無動亟以問邑梁令令故嫂執驚喜莫夜然不自為政祭則寡

人耳宿入左右言以太學為齊奴慕之太
學顧冷然省遠也又嘗貽之黎園小部俾
厚遣之太學輒謝不納若於徑實其長我
矣以是令傾身凡為若無不至具以若言
對柴公柴公益疑之於是始遣騎攝太學
泊一見太學而知其非也屬求盜別駕
案別駕亦以太學選途窮矣局如水自以
把太學生死其慕太學更不啻令左右用
事者亦不啻令左右然太學家故樵牧無
厚藏以諸生入太學貧無幾何即時有貫
予山谷間亦不過人升斗耳急不能讎爰
書上當其族子為大力道守者首逆磔太學
見知斬柴公并閱實不狀駁別駕更議若
說柴公意且出太學騎席復下危矣意大
恐亟屏人語別駕者再又數走向獄吏路
人皆見其家兄絡繹以夕久而太學丙夜

斃矣崇禎二年正月十六日事也道之駭
以十五日嗚呼錢有靈哉

外史氏曰語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是解
誤人王生恂恂與人語若死心傷之有貸生
粟而負爲歲終輒焚其券不責償更予之乃
竟無端慘死若此是何以召之哉蓋有王
生之死聞者皆垂涕握手相戒曰慎勿爲
善也悲夫悲夫以柴公手斧棟心疑生寃
活生九死者數矣乃友以生駭趣殺機久
矣上之不勝下法之不勝姦也余每憶太
學言夏日坐樹蔭赤脚弄山泉就摘田畔
小瓜佐魚子飯久與妻兒圍爐煮菘葍烹羔
亦自足了一生何暇計人世升沉哉嗚呼
斯人也而有斯死也

祭方兵部

嗚呼朋友之墓春有宿草而不哭焉凡之於

弟友也乎哉弟之哭兄哭友也乎哉萍梗
世路鳥鳥交情苑枯一朝去集千里側肩
之俄而掉臂填門之俄而設羅維此自人情
無足怪至以握手指天日者比及眼下右曰亦
自爲利害計不得不然蓋緩則若彼急則若
此也世寧復有友朋哉甚至肺腑之密輔車相
倚一旦衡不能舉續不能飛亦且肝膽楚越
寒蟬自庇何況其疎此又益州之所不能絕孝

標之所不能廣矣弟之與兄早聯桂苑繼寅花
封紫界含香異扼腕於奇數皇華出塞對感慨
於危烽其氣郁蘭泣調叶琴瑟固自斷金之交
援松之契矣然以弟生平所授分出肺腑相示者
似不止兄一人及蠅飛貪屬萬輩中老姦嚙語虛蒙
天威霆迅楊柳千條總從風而易向蓬蒿三
徑誰今兩以獨來此一時也慈母授杼同
生捉髮而兄以馬曹閒局乃獨懷不能忍

駕再三而兄以兩呱呱不能遠涉萬里爲
辭決計乞骸方喜俗緣俱斷隱意雙濃五
岳之遊有伴十畝之趣並長萬不意鶴駕
之忽諸乃爾也先是是季正月上元日有人自
奉高來者見兄方登岱岳絕頂窮睇盼日
觀之上弟正羨兄能作如是壯遊恨不能
卽陪杖屨其晦日有自歷下來者則云兄
已去人間數日矣心怪之不得其解嗚呼
向所聞登岱者形耶魂耶雖已草草遣問
而心不忍想口不忍言筆不忍下強忍淚
作存亡一體觀曰子祀子輿四人之友何
如也忽又不覺季餘屬欲命使歷下復援
筆作兄書則情始不能制一慟欲絕矣嗚
呼方兄果遂去我而長逝乎向所爲寤寐
不能忘弟者何遂長棄我不半辭見別乎
我向當夷狄患難中急卽以後事屬兄者

弟友也乎哉弟之哭兄哭友也乎哉蓬梗
世路烏鳥交情苑枯一朝去集千里側肩
之俄而掉臂填門之俄而設羅維此有人情
無足怪至以握手指天日者比及眼上右曰亦
自爲利害計不得不然蓋緩則若彼急則若
此也世寧復有交朋哉甚至肺腑之密輔車相
倚一旦衡不能舉纜不能飛亦且肝膽楚越
寒暄自庇何況其疎此又益州之所不能絕孝

標之所不能廣矣弟之與兄早聯桂苑繼寅花
封紫界含香共扼腕於奇數皇華出塞對感慨
於危烽其氣郁蘭泣調叶琴瑟固自斷金之交
援松之契矣然以弟生平所授分出肺腑相示者
似不止凡人及蠅飛貪屬萬帛中老姦嚙語雲蒙
天威霆迅楊柳千條總從風而易向蓬蒿三
徑誰今兩以獨來此一時也慈母授杼同
生捉髮而兄以馬曹閒局乃獨懷不能忍

學集卷之五十八
倡和二三同志哭師西秦泣玉南楚兩李
荷萬鈞之擔寤寐不弛千里訂五易之疏
生死罔計必得玄霧一掃白壁重明

聖明回光霽之顏中外合冰霜之奏李廣之
灰向煖文獻之鴻任遊而後兄卽安歸里
自喻驛負此其於弟友我乎生我乎嗚呼
悠悠斯世迢迢千古前則管鮑後吾兩人
左儒未逢聖主武侯僅託空言殊不意兄

以看平溫其如玉語不出口一團甘雨和
風之人臨利害緩急乃克能爲疾風勁草
寒雪孤松若此恨弟之癖叔夜之懶而不能
命千里之駕或時冒山陰之雪而又不能
不爲興盡之返自甲子以來無日不思一
騎過兄雄飲華不注峰頭暢此結轡而冗
病相乘屢期屢負荏苒之頃忽已六載時
從去來人偵起居無異曩時蜀叅之拜勸

駕再三而兄以兩呱呱不能遠涉萬里爲
辭決計乞骸方喜俗緣俱斷隱意雙濃五
岳之遊有伴十畝之趣並長萬不意鶴駕
之忽諸乃爾也先是是季正月上元日有人自
奉高來者見兄方登岱岳絕頂窮睇盼日
觀之上弟正羨兄能作如是壯遊恨不能
卽陪杖屨其晦日有自歷下來者則云兄
已去人間數日矣心怪之不得其解嗚呼

向所聞登岱者形耶魂耶雖已草草遣問
而心不忍想口不忍言筆不忍下強忍淚
作存亡一體觀曰子祀子輿四人之友何
如也忽又不覺季餘屬欲命使歷下復援
筆作兄書則情始不能制一慟欲絕矣嗚
呼方兄果遂去我而長逝乎向所爲寤寐
不能忘弟者何遂長棄我不半辭見別乎
我向當夷狄患難中急卽以後事屬兄者

今兄後事何如乎張堪之往候羊舌之下
泣豈異人事而遂以道遠不能以時存注
弟尚得爲人乎以兄之於弟如此而弟之
所圖一當於兄者顧竟汗漫今遂不知所
以報蚤夜俛仰何以爲心倚劔臨戎手帙
一軸崎嶇九死之中不意復得方向兄詫
語以爲一異東都中相知共賦之成遼左
一軼事未報也而長安其墓旬倏忽異狀兄
又偃然無論人世興衰大故郎一蘭亭金
谷小小奇蹟天亦若有靳焉從此此帙遂
不能復題時一開視當一對吾方兄拭淚
眼耳祖庭不知何日雲山阻脩陰晴未保
此一哭後不知定能爲巨卿之欵欵否已
矣肝膽爲異物矣所徒有用膽之形者固
向所云益州之所不能絕孝標之所不能
廣者也雖孤跡尚寄人間而對面皆如干

里百季未滿復誰與寫衷腸誰與共緩急
乎雖累歲月撫時感事悲益劇耳能已乎
哭縷縷也

遣祭時尚不知周埏無正月中登岱
事也以爲實然第訝其方以正月之
望尚如許健能窮第十八盤絕頂徘徊
眺聽而何以數日中遂溘然後周埏
旣卽遠其孤方有信相聞問其人則
云卧病先季所何嘗有數日前登岱
事始悟奉高來人所見者其魂也蓋
魂先形往十數日耳自古目死者爲
游岱果爾然其人見周埏輿蓋如平
生猶呵殿清道則周埏之死境知不
墮落矣差爲一喜

祭王太學

嗚呼世更有匿跡高蹈友麋鹿而遠人群

如康岐者乎更有飲人以和寡怨尤而厚
德施如康岐者乎更有與吾婉孌相狎同
卧起者三季夷險一節忘形骸者四紀如
康岐者乎又寧復有灾來无妄身焚有齒
莫爲莫致三字何居無罪無辜五刑備具
乞命獄吏不能徼一刻之延絕胆鐵籠猶
復聲三旬之久冤慘異狀今古稀聞如康
岐者乎以遜世若彼以淳德若彼以離咎
若此之橫也余雅好直急人之急與康岐
又非不接於耳目者旣不能一言救君難
於生前又不能一言直君冤於死後一任
玉碎蘭摧况也未嘆左儒何人伯求已矣
余尚厚顏爲人乎於心何如也嗚呼天日
黯矣白黑亂矣爲善者其懼而爲惡者勸
矣項領斯世苕華其黃重足一跡苟免爲幸
其能以區區一掌堙江河爲斯世存三代

之直乎緜緜者應不與氣運俱盡也此段
怨怒不平之氣耿耿宇宙寧不能為孝婦
之早伍胥之濤鐘室之丹雘長弘之瑋顯以
寃跡醒斯世耶又寧不能為杜伯之矢良
霄之介仲孺之殺長文之杖顯以寃報醒
斯世耶便怨與化銷其同灰土無人理無
神理耶此吾於康岐而忽疑今古之言鬼
神者皆妄也不可解不可解雖然世有方
乘薰天之勢赫然以生而徵之且見聞即無
問識不識皆從後且笑人且罵恨不得其即
死者康岐乃蒙未趨之名飲恨而沒孤孀
矜嶼中露宜人所惡聞而一時見者聞者
無問識不識皆為掩面歎歎且泣且罵其
為之者恨不得死更生是康岐之於人世
雖不能得者生榮而能得者死哀此猶一
綫天理之公人心之良未泯於世者也已

爲康岐作奇苑傳用遺千古憑吊哭奠窮
又爲近體二篇異天下有心人聞而和之
亦哀湘吊賈一新案也

雲黃集卷五十九

穆陵傳國鼎鼎卿著

文

庚午 下

開封守張公嗣憲墓誌銘

崇禎二年大蜡之十日開封守張公克邁
卒於位孤秉極以遣車歸殯於路寢明年
十月二十二日丁卯柩於家堂前事秉極

跌而請曰先大夫有治命唯金部知我得
其辭以信來世死瞑矣余悽咽掩淚久之
曰誠然非我無知開封者自宜為開封示
茫茫然念之心傷不任筆矣記丁卯之六
月公以開封往也余載一觴送之沂源谷
中郎野次藉芳酌公公顧余淚下不能舉
杯屏車騎前行獨與余步語山石草棘間
里許會日暮不能不別去公不覺失聲大
慟曰郎不任重事也

上

命往不能事權貴人其如何得免為幸已
呼馬又並馬語發時畫一水乃始東西分
肯然各一步一回首望冉冉漸遠不可見
乃罷袖若告之從此未訣至今每一言及
輒不任涕之承睫也蓋是時遊璫為政遊
璫所最好者乃公故同門雅相善吾兩人方
相引翼手幹日月公若稍稍附離可不平

歲徑八座顧獨踴踴介恃若與其人絕不相識者居京師足跡未嘗一至其門故弗安於清近屏外又豈具眷脩

皇極門諸不相及者若以比兩人故劣緣躡

筆貫策策有成例矣公官起部實尸厥後夙夜在公遂葆其青顧獨遺公功弗論公亦絕口不言功其在璫局時能不入璫局如此璫局敗天下頌風矯枉又自一時自

有乾坤正氣一朕人實忤璫詰曲者稱忤璫其以公罷或他坐嘗非忤璫者亦類繫空借一事為名謬稱忤璫至實得璫力嗟枯冷階炎躍者亦復巾幘其口借一事為名謬稱忤璫率以是得意去公前事皎皎在人耳目顧又獨踴踴恥自言為太守自若以卒其在忤璫局時能不入忤璫局又如此此其人何如也而人卒無知者真大

多晦名下轉虛豈從古已然哉言之殊不
勝子野之感令內鄉悃幅務字人不欲爲
赫赫名彼土呼賦長爲十季十年自收租
里舍多預且贏輒私以爲市權子毋不節
登民已倍經官每應有顧十季中飽矣公
悉釐去其十年不用令民手自輸官官給
寸紙爲符一切台皂者無藝悉罷之民趨入
租如流也有受 唐藩直爲捕多獲不得

公去寓其妻所親之怨家因謾以謀
妻成夫告上官宅賦者輒當之殊死事移
公公薦得其狀懸賞致其人以質謾者獄
得白開封都會浩穰雜五人又當兵餉繹
騷功令林莽守顏起治又書率至丙夜乃
罷無敢箭箭晷不嘗然恒不免鐫譙公賓接
之餘但簾閣林杳晏坐啜茗而已若不知
其爲開封守也或問公何能以開封閒公

笑曰天下本無事事多於有欲身吾不欲
取錢於案牘鼠雀可無擾矣不欲取竒於
收兌椎方可無折矣何事禹盜僧甲有宋
鹽商二百金久不能償乃謀諸其子出一
竒計僞倣裝之汴償鹽商者其子僞爲送
之止宿逆旅則子辭歸而父獨往因下匿
其子再閱月僞索其父汴商曰父以某日
來償若金何至今未返也汴商詫以未見
其子僞驚馬且泣踏大吏告逆旅主人殺
其父剽金以夜取河壩溺屍投主人村井
中撼讞者云其父見盜反若是求驗之又嘆
其井傍居人亦云其井中時有聲若呼殆
鬼哭云讞者益心動測井果得屍腐朽不
辨誰何遂坐逆旅主人盜殺人當梟懸主
人母妻亟願覓不得者有經死議上公公
疑之微其父方在汝南爲酒家傭也捕以

示其子直遊旅主人抵此父子兩人罪其
內寬外明皆此類公爲人爽爽博曠不爲
降距斬絕自異一見人輒披瀉肺腑恢諧
縱誕訥訥可親緩急相爲不愛髮膚馴行
孝友閨門雍穆處邑里慊慊卑一遇人無
小大皆有情已貴如諸生時邑中咸親鄉
之於名場雍容舒恬務處無競卽余雅與
莫逆每晤輒陶陶未夕之附不作我然亦謂
公正得柳下之和耳而誰知其臨大節而
不可奪雖責責不能擬其勇若是也哉始
媿白首相知知公不盡也公姓張氏名時
俊別號嗣憲克邁其字以萬曆庚子舉
於鄉癸丑成進士甲寅除河南南陽之內
卿令己未入計

詔留用以不事趨謁擬工部主事庚申補都
水司典六科廊壬戌晉員外奉使清江督

漕船癸亥晉郎中甲子事甫竣有

詔以公知大原府未拜丁母陳太恭人憂丁

卯服除補令官其先真定之棗陽人元末
著籍沂水至公大父家寢大有隱德歲侵
出粟廩饑人所活不可計父乾以明經兩
任廣文臨淮冠縣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
開封府知府謹樸一冠常數年不易母陳
累封太恭人相贈公有儀灑能家余嘗爲

之狀公生嘉靖壬戌九月三十日卒之季
六十有七矣配江氏累封恭人進士孔燧
之姊也子七其三太學生其二諸生其一
司城余姪婿秉極其季也娶余弟諸生國
女靜秀知學余冀其步武也又慮公沒後
人二視也故以弟子妻之女二孫十三已
游諸生者二餘尚幼孫女十一皆適士族
系之銘銘曰

天上浮雲誰可傍蒼狗白衣倏萬狀以茲
誤人失所向冠幘鮮克終令望我公澹然
守故吾爾飛空飛片月孤不將不迎外非
外譽故不與於母望之寵亦不與於母望
之虞夷險一節終始不渝何公之平生見
爲豈弟易與而端於風波震撼獨能爲中
流砥柱野渡橫舟不知公者謂非識時之
傑知公者謂公固拙故循稱衆母而選弗

華功起鳳樓而選仍外是皆未是窺公之
深剛腸疾惡而不必有其既覺醉獨醒而
不必有其名孔惟夫知莊斯自得吾以品
公曰直真往居塞公之馬何去何從得失鄭
人之鹿矣愠矣悅我遊天先了見天後吾
以品公曰詰折諸孔執真可謂強哉矯者
矣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重祭張開封

嗚呼自昔元伯臨穴感巨鄉以纓冕陸馮
言逝話吳興以虛空幽明無間存亡一體
冥契神交千載每罷談之然吾嘗疑以爲
齊諧傳會未必實然日令子之以兄玄石
請也弟屬有他詩逋未卽草也忽夢兄及
余痛飲移日頻把余衣曰忘沂源之別乎
意快快若有望於余者弟起立手君園樹
而吟曰摘金果公大如盃倚天壁兮火織
主不送坊客不辭山徑微兮人歸嬾風淒
淒兮雲淡吟未卒而寤意兄以卽遠已迫
趣余辭以掩也遽搦管次之一揮而就比
發藁之四日又高客兄過我痛飲如前一
面訂誌中字句已連擅見謝曰果如昔人
言君知我勝我自知於時亦明知隔世然
情意無異生平瀟張蓋登車忽復悽欵易
容垂淚謂余曰以少子累矣覺來若兄猶

冉冉在傍者傍徨進覓不覺枕之濡也夫
弟豈敢謂率爾之還足以感幽而泣鬼無
亦兄邑邑隱裏不便自道又從無人道齋
皎皎之獨知卽其高基之長夜悠然未懷形
銷念結庶乎千古之下有一人知己者足
不憾而弟適爲兄昭揭之則兄百季之鬱
抱始暢然矣故不吝示其精爽依依恍然其
合儼然其若啼若歔入耶唯是以少子累則
弟所不會夫兄 不知弟之以孺子重諸
情也羊舌之泣也更作如是不了語何故
夫生締金闕猶曰墮甕之如貫歿託松鷲
庶幾風雨之鳴鷄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弟
於兄亦差稱能始終矣宜縣縣者之不
吐也

與梁臨胸書

國白某甲事業有成案遠戾天邊是若
父母之擬議已確卽某甲果係不法大慙
然原無殺人可死之罪非喪之天理人情王

法是亦足矣可以止矣至其螻蟻微命敢
向老父母乞之聞本死心知老父母意亦
自謂中毒已深業甘一死無他言無他望
無他營爲已辭妻子製棺歛矣其親一
門兄弟叔姪如其其等亦皆遠避深藏
不知何意皆望未死卽死省株累爲快已
無祿望之人矣至此而國尚不傾其肝膽
至誠明言之老父母死心此一段免報幽無

解於神明一段公惜明無解於億兆者不
在尸之者而國亦幽省責也何也以其明
知而不救也以其難見禮於老父母力足
以拯之而不拯也是神明以此責國億兆
人以此議國而國無辭也吁可畏也昔人
云信耳不如信目信目不如信心故夫子
之悅子開在吾斯之未能信一語謹此効
其愚思於老父母唯老父母默默隱勘之

方寸之微要之自憚之衷此人之惡狀惡
意目見之乎抑耳聞之乎出於吾心之本
來乎抑入自人言之激發乎果目見也何
疑果本於吾心也何憾若得之耳聞人之
人言也吾於斯果能直真信即信不信之間
則此心安不安之介也唯老父母再三思之
如殺之而於心安即則殺之如殺之而於
心萬一有不安耶設使異日木落石出雲
淨天空之後於寤寐之間平旦之際微有
悔念其可及乎國今已不作官面視往日
作官事如蓋寵矣然每清夜自思作令四
季幸未嘗冤一人錯一事可自憚自快唯
是在遠時曾斬一人至今猶惴惴自恐曰此
人雖勘自法官原無疑狀然其冥冥之魂
得無怨我乎怨我得無報我乎倘其怨我
而報我也此生不受則來生受之此身不

受則子孫受之可慮也可畏也總不如當時放他過去終身自反何等快然且其冥報尚在後來不可知之境只此清夜自反一念之悔憾一念之畏慮便是妖星厲鬼虐雪饑饉風不快多矣卽此已是受了許多惡報何如當時饒人一步自家長有魚躍鸞飛光風霽月之趣乎誠萬分忠愛老父母不能自己故敢以其已歷之心事効狂言爲父母百季快心計來生受用計子孫四代五公計是區區勸人爲善之一念耳卽如其申者人言其如何罵國也又欲如何甘心於國也其惡意惡謀更不啻老父母之所聞於此人也若曰令之死國能忍乎能安於心乎何也枉殺之冤業深重累劫難了終不如與之共生需而其自悟之爲安於心也向王之都之死非老父母寬之也

然老父母尚以其親在照臨之下彼此寄
寃爲穆然不慊於心有厚恤其遺孤之言
德音在耳此自老父母易牛一念可推之
以火然泉達者况未死之某甲而可復令
之死乎此皆國無所爲而爲一念之善量
老父母同歸於善積此活蟻之陰功無始
斷蚓之宜其業以階餘慶於無窮且若此
於某甲之求或曾先見某甲家一人一毫
有所爲而爲之者神明殛之

垂棘硯銘

垂棘硯二爲故開原道河南崔公儒秀以
庚申冬見遺者睹物思人不勝新鄉之感
志之以存夢跡

雲黃集卷六十

穆陵傳國鼎御著

文

辛未

復武德道湯平子

向以夙緣得共事一堂旦夕把臂私竊從
咳唾之間心儀老公祖爲可結千秋因而
不虞一別如雨也然所睽者形骸耳九折

之道則心事同百練之真則志操同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則面目同不以今昔二心
不以炎涼異態則情義同故雖在千里外
而一段依依顧慕夢寐往來之悰則愈遠
愈親愈久愈結比之疇昔諸同寅若偏濃
者有同者也喜節建無棣清光非遠去冬
亟欲一晤知無按歷下或不常在治所開
歲聞解若若亟命東平之駕真可尊酒細

論不虞又有督運之行也徘徊行馬間不
勝室邇人遠之恨借逆旅主人雞毛筆留
數字閨人悵然而返更訂汗漫後期增其
邑邑聞之道路知老公祖又苦若若方東
西無暇顧勤顛騎存之空谷拜使悠然如
天上月光可掬而不可卽更重相思國華
幻夢早醒得一意不朽然苦貧甚曩以作
令時方值敝省四十三季大侵父子相食

也瓜葛輩流離入官署者多所質其棄田
續命彼時自詭前路方賒不得已亦徃徃
售之及遠廣之變赤身歸來借衣見客既
無力治田又兀兀窮季焚膏繼晷之不給
亦不暇治田田遂盡蕪不治而虛有縉紳
之名斥賣復不能售地日虛而賦存且日
重歲爲重累以是不能超然世外門東時
叫室人交摧輒復懊恨庶吏何可爲然每
一寓目即報未嘗不私中弛負之早色變
舟中之危也故雖奉有

新

上擢用之旨亦復汜然入山惟恐不深湛
冥之羽豈復回顧籠中哉平生著作滿笥
綬青之後恐非貧家所能辦埃稍錄一斑
祈老公祖以叔牙之知重之玄晏則真契
夙緣不虛耳卽異世之傳不傳不可知亦
正不妨留一段光怪嶮穴間待千載之後

復有楊子雲也臨緘神與俱往

明經李彭吾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應選字膺甫彭吾其號世家沂山絕谷中大關山店隱於農樵之間至老死不入城府父仁獨心喜儒見冠側注者輒延入飲食之以故剋使先生儒記先生之初補邑諸生余從先大夫過之時余裁十二三先生季三十餘也石室荒扉雞黍相對言簡而意靜冲然不能遽窺其深淺其後余踈跋名場不獲一時存故舊先生以久困澤宮掩關攻苦上不聽剝啄圯絕不相聞者四十餘年

今上改元公始以次舉明經當入試南宮余偶憶南宮多故人而先生邑子惇德篤學老不讎足念履使人致意先生先生乃強一過余雲黃山居把袂皤然兩翁熟視不

能復相識稍話向時知故八九爲鬼慨嘆
久之不勝少陵訪舊昌黎三世之感語次
先生且比上欲爲致一緘長安要人振拔
之幾少收桑榆先生顧泥弗應良久曰從
不能奔趨耗矣難及老婦乃更塗抹于寒
修好乎其與幾何而以喪生平也余甚媿
之捕之嘆老明經中乃有若人或謂先生
於謹愿其天性也烏慮如處女子不敢以

詞色加人某甲以與先生諸子爭桑挾酒
詬辱先生先生第笑謝而已其同里諸生
傍爲不平言之邑令重笞之荷較先生復
亟爲請脫去之其同里諸生皆哈其怯懦
先生獨曰此自我仁禮有闕耳何至此使
我病悸其畏春如此先王父清毅先生爲
嘉隆間大儒行充範俗道直翼聖所著述
甚富皆挾千古未有爲天壤江河不廢至

用姻親當路故拂衣去官示不藉力兒女
子其去就大節尤犖犖陶彭澤逢都昌以
上人以位廣文微也數議祀數格向五十
季父未郎戶祝公論於邑以爲恨先生之
爲諸生祭酒也獨奮然爲主名曰吾不知
庚桑楚用位乎是宜文恭負主而歸也吾
所不克伸此舉者當伏

此闕直之通賢以晦弗彰不肖以顯濫譽生
無論矣物後瞽宗只地正吾儒能抗清議
一綫以携持世道人心者聞幽之謂何乃
復用顯晦亂之耶曩表議舉者諸生用是氣
倍持前議益力諸當事皆爲慨然意動爲
再三覆鶚實益彰徹一時守若令洎諸爲
紳先生邑父老千萬無不同聲是先生
者於是當事竟報如先生議爲制製清教先
生木主祀之學宮異室蓋先王父物且百

季而名始大顯人知當代有此大儒倡道
齊魯間而伏在下位者則先生發之也先
生物又二季而秦撫移至則先王父用名
宦從涼州蒸嘗矣人益伏先生此舉為必
不可少不也以三千里外八季前一寒
氈自非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者已不啻
尚泉飛羽久滅沒冷風矣何所遺思桐鄉
而蒸嘗之况於粉榆顧獨已已已窮邊有

秉爨而齊魯無之也人有不為也而後可
以有為余於先生始信先生生嘉靖甲寅
卒崇禎己巳季七十六娶張子五鍾英鍾
秀早卒鍾醇邑諸生鍾棻山鍾沂取女皆士人
女孫七孫女五曾孫二曾孫女朵詳狀中
銘曰謂先生退然而持其直真是萬人必
往肯育不奪也謂先生翹然而嚴其不敢
一介罔隄姦雄所弱也於其可則毅然者

行於其不可則卒然者節唯聖人無可無
不可豪傑當田有可有不可此吾所以不敢
沒先生也謂先生有仁者之勇也可

宮處士朱藍田墓表

嗚呼是為宮處士朱君藍田諱廷玉之墓
處士家故貧父其始以曾買著處士早從矣
賈江淮間游道益廣濶達喜施又魁梧奇
偉男子能令人均王之日勿容以故大有聲譽

於嘗遠用資長雄里中里中諸輩亦則嘗
以處士為命也然於法皆不足表所以表
處士者何方余始無墓表而從先大夫遊嘗
也偶止一野亭中處士一見大詫曰何所
來此異人自吾所閱人未見有也此非吾
所得友不數季見之短立矣其明日遂與
兄弟四五人偕來輒降服避坐為不敢敵
禮者先大夫亦亟下之為不敢當余與

處士諸舅約爲兄弟異日無相忘處士因
大置酒徧召其諸親出坐余上坐示有重
客已復移席選勝更端通主留連十餘日
比行復遠送余數十里把腕而別萬曆己
丑事也回首四十三季髮已蒼蒼視已深
菜以時事多故解龜閒居絕意人世者且
十季所矣雖於千載名不知定何如然名
不過進士第位不過尚書郎異人之爲異

人也固如是乎余媿處士多矣余媿處士
多矣然處士此段異識終不可沒自古名
能知人如叔榮之於慈明伯仁之於右軍
未叔之於南豐季長之於明道雖皆以十
二三然自其一輩人要要有以見其然也處
士旣隱農賈間不知書又道非黃冠術不
始布何所見於余而異之記余之冠且壯
也曾有句云十季生事有三賦半世相知

無一人今垂一生已矣思知我者之一人
誰尚徘徊也處士乃早從兒時望而知之
嗚呼余其能忘處士哉屑涕述徃有感
集貽處士弟諸生廷壁勒片石其表使與
世知有此人

與邑明府採亂

崇禎肆季十二月初十日
時登賊方入章店

昨蒙垂軫山居荒涼單外賜之干楸但國
素赤貧家無石儲遠近所知止有架上三

高天正諸猿鶴必不見過無所用之已顯
辭矣又蒙委三父母見召入城同議城守
城守之畧已先有小紙書貽小力令據以
口悉矣火藥火噐遮禦之具其不可攻之
形也人和其不可攻之神也卽面計不過
此數語以家口頗多新米難以猝運故不
能往狀時事方急豈能宴然不為老父母
籌之也此賊家在東牟不能一刻忘東

向斷無南折來胸之理老父母宜知此意
第嚴備示武且無訖也但宜急宜稟當事
似不可但守城池恐其肆掠鄉村太其前
事亦可慮亟宜盛張兵威火具以武臨之
爲四面設正營四面設奇伏者然勿與突
鋒樹招撫之旗開投降免罪之路明諭利
害示天誅必不旣及脅從料渠魁不過
數人若輩亦各欲求一綫生路一交鋒卽

玉石俱焚矣其誰不卽生而卽死或令其
父母妻子兄弟入曉之又令其自縛斬首
惡爲功不惟不罪仍視斬虜首同爵賞務
解散其支黨使自永消旣解携二其腹心
使內自相疑殺而後法可徐伸也此辦此
賊善計也國向在遼廣所言無不奇中後
事者當局者不用國言故滋蔓至今昨李
蓮妖之說國亦亟啓當事具有石畫當事

者又不用國言一意要功則其效亦可睹
矣此事國亦欲奏記當事但本道楊老公
祖新至尚未一候撫臺余老公祖昨承惠
問亦尚未報謝故不便顯書言此地方事
上下同舟猶一人之事也唯老父母自以
此意上之得地方一日早安國亦與其太
平之樂矣守城自宜城內居人各自爲其
身家方急調外人彼不相關痛癢也急友
不爲州中之敵此國經過事唯老父母審計
之須保其不我貳者方可託緩急耳

王父祀陝西名宦告文

維崇禎四年三月乙亥朔粵四日戊寅不肖孫戶部郎中國同謹孫魯曾其其安寺謹以服脩清酌之儀致告於王父陝西平涼府學訓導先

崇祀山東鄉賢今

崇祀陝西名宦清毅先生之祠曰今月一日得前陝西提學參政人今河南左布

政賈 手書併抄詳見報始知我祖已於天啓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蒙陝西提學僉使錢准平涼府原文如議從祀名宦該府已於崇禎元年三月初二日具位入祠配享訖者嗚呼我祖之生拓落明經名非顯也淪滯廣文位非崇也沒四十餘年而論定遂左右素王尸祝兩地祀春秋以不替配天地與無

疆此制科貴臣所不能得之於其後
違官貴人所不能得之於其先而我祖
乃能得之於不肖孫失勢家居古木寒
山之日何夫其行爲世法言爲世則
則爲幼安爲孝方是化俗之德也然忠信
之所可及也說書訂註疏之岐語錄啓夢
覺之關則程邵公爲康成是翼聖之功也
然博約之所可及也其知衷致知行裏全

敬則爲伯安爲叔心是道統之嫡宗也然
理學之所可及也袁古今成編補鑑綱未
備則爲河汾爲敦本源是治統之督脉也然
文學之所可及也唯是以半水之窮途值
筇携之當道進行非繇徑有自然方便之門
天假其途得乘風破浪之勢處功名之際
孰不思因見富貴貴之形塵易如取此雖古
賢聖處之亦不免有見行可之意而祖獨

義嚴在尺節勵拂衣作不終日間征夫以
遽前氣欲凌雲笑七人之何慕半郊半郭
終九表以樂夫不怨不尤惟五十以學易
批風抹月美乾坤於一丸坐樹臨流看有古
今之大夢此其氷山權貴脫疑軒冕有三
公不易之介夷惠兩兼有萬人必往之勇
貴育不奪百鍊益剛訖不化為繞繞指三日
見性竟無損其連城潁陽之洗耳嚴陵

世亦感念今千古稱絕躡焉以我祖時之

宜相遠也以骨肉之親尚鄙而去之若此况
其不相及而援引希附以借實也此卽自
世之下猶可聞風而起為之頑廉懦立者
矣當皇啓丙寅丁卯之間士氣蓋泯忍不
忍言息無異故皆牽於患失一念隱忍歇
以幾保一日之温飽而不能決然一去
乃齊秦之士一時俱翕然而舉我祖為

賢為名宦隔四千里不約而同總之一
以矯世極思故發自皇數十年前一於官卓
以風耳若曰使此一時也有如此人者
然一去倡之一代士風不猶矯矯烈烈
無貽青史萬世羞乎此我祖卓乎不可及
事有以乎秉夷之良所以制科貴臣不能
得之於其後違官要人不能得之於其
者我祖獨能得之於不肖孫失軌家
機也無何而

聖明改絃宇宙維新氣節一脉遂如駿馬之
骨死士之隴稍涉忤權皆得膺 殊寵
毋望凡以大矯向來波流茅靡之氣跡
周漢遐軌用名義携持人心固
社稷靈長至計耳此自

天聖人礪世磨鈍此之術驅駕百代者我
祖此段佚事顧安得

今上聞之

雲黃集卷之六十終

